

“木瓜子溪”的童香

陈次勇

诗雨

我把春天安放在故乡

赖扬明

—
临行前,母亲一夜没合眼
她知道天亮的离别
会有一场雨下

临走时,风在吹
细雨在下,母亲湿润的眼神
和父亲沉默的思考
让我的脚步,越走越沉重

我没有母亲的针线婆
缝补不了他们的牵挂
唯有留下春天
陪父母说说话

二

这个春天我们要远行
我们等,天街的小雨
等三月的风
等千树万树梨花开
等万紫千红总是春
再出发

—树阳光—树花
如果阳光能抓住
我想,所有的草木
都会像我一样,安静地
坐在一块石头上
看枯木何时换上春装

三

所有的花絮都是春天的序言
每一朵花都有它的诺言
黄的,红的,粉的,紫的……
每一种颜色都是它的表达
所有的春天都是每朵花的竟
技场

我抚摸过桃花,亲吻过梨花
也目睹过武汉的樱花
也目睹过母亲种的油菜花
每一朵花,都是春天的序跋

所有的花都有它的形态
都有它的体香
我想在词典中,找到一句
聊赠春天的话



炸,吃起来是外酥内嫩,蹦蹦跳跳脆脆的。

天气炎热的时候,我们几个小伙伴,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,胆子大的,就潜在水底,任凭鱼儿来亲近着你的屁股。“你们的老头儿拿着棒棒来哒,还在这儿晃荡哈”,路边的罗二叔大声嚷道。我们迅速作鸟兽散,动作快的,葵子哥猴子状爬上了麻柳树梢。二娃子猫藏在“多眼怪”的树洞里。鹏哥便拿上一本书,坐在河岸边,唧唧呀呀装模作样的读其来。眼见四下无人,罗二叔在不远处咯咯噔噔的笑,知道被他忽悠了。树上奎子哥,河岸的彭子弟,还冒在水里的尤二娃大声嚷道:罗二叔!罗癞子!罗罗癞子。

接着我们又忙活着砌石板桥了,在河岸边,手挖一条小渠,用沙子堆砌成拱胚,用圆形的小石块依次堆叠拼接,再加固桥墩,掏去沙子,小石拱桥就建成了,多个拱桥林立于蜿蜒水渠中,淙淙流水流淌,用棕树叶编织几个在桥上行走的小人儿,俨然有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意境!

秋冬季节,麻柳树褪去了绿色的衣裳,枝丫兀立于空中,偶有一只麻雀扑腾一声,落到了树洞中,此时你会联想到“枯藤老树昏鸦”。天微寒时,淘气的孩子会找来一些干柴,在麻柳树树洞中烧上一堆火,那柴火烟子沿着树洞从树冠中冒出,好似修炼内功而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,我们都惊喜大笑。罗二叔这次看见了,可是獠牙启齿的骂道:小兔崽子,你们会烧死他的。见这架势,我们都会各自逃窜,怕被他逮住教训。现在回到故乡,还会看看那儿时曾被我们烧伤过的麻柳树,毛发干裂粗糙的树干,但依然是蔚然成荫。依河而生的麻柳树,沿着木瓜子溪岸排列,守候着这块乡土,岁月的刀痕在你皮肤上作画,你用一圈一圈的年轮,在记录着故乡的人和事,在叙写着故土的变迁和美丽!

“老行当”

依岸而生的麻柳树,似垂垂老者守护这木瓜子溪的村民。从东头的水井包到西头的庙子湾,都是墙墙相连,偶有张家和黄家墙墙相隔,但那屋檐水却滴到一个阴沟里。在这个村落里,有很多身怀绝活的人们,木匠李,铁匠张,篾匠黄,漆匠孙,泥瓦匠罗,还有算命先生,风水先生,草药先生。就那黄二爷的绝活就让你不得不心生敬佩。

黄二爷,那把发黄的旱烟袋几乎没有离开过嘴,身着布衣纽扣的中山服,一根白帕子从踝关节螺旋状缠绕到膝盖下,就像剥去棕毛的棕树。一块白帕子缠绕着头部,除下帕子来,早已秃顶,只周围稀稀疏疏几撮头发,村里人常常喊他“周

围有”。秋冬季节,放着棉袜子不穿,非用棕毛包裹着自己的脚丫子,套进翁包鞋里,说是养脚,热火。

黄二爷可是木瓜子溪的有名人物,他参加过八路军,能编织草鞋,会夯土砌墙,是技术精湛的篾匠,还是木瓜子溪的下棋高手。令人钦佩的还有他培养的五个儿女,考的考大学,当兵的当兵,经商的经商。每问起他儿女时,好忙他也要兴致勃勃的吹上几个时辰。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“只要娃娃能读书,就是砸锅卖铁,住岩洞也要供”。

在木瓜子溪的院落里,祖辈们一辈子的宏愿就是建个三间正房,三厢房,给儿女们读个书,学点艺,找个路,安个家。木瓜子溪只要有动土砌房的地方,一定是少不了黄二爷。只见他把“H”形的墙板固定好,依次铺上墙土,就和罗二叔夯起来,夯杵又叫“小羊儿”,形状酷似一个“小”字,下面有个几斤重的半圆形的铁球,提在手里邦邦重。最有趣的是夯土时的吆喝声,从墙板的两端奋起,刚开始时黄二爷把“呵”吆喝成为升调,罗二叔把“嘿”吆喝成降调,一唱一和!一高一低!听起了感觉悠闲自在,好似在蓄势。陡然,当夯到中间时,那吆喝声,夯杵下落的节奏感,似急促的鼓点,蹦跳的青蛙,斗虎的风姿,吆喝的“呵嘿!呵嘿!”音全成了上声和去声。他们臂膀上抖动的“瓣瓣肉”在阳光的照射下,显得更加黝黑发亮。听着这样的吆喝声,你会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的躯体,那消化了捻为数不多的几根粗子须,朝着罗二叔说道!大伙儿又渐渐安静了下来,静观棋局的走向!“拍照,快,这是我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的,重炮夹双马,还双口护航。”不知是谁突然嚷起来,看懂了棋局的也称赞不已。贴身细看,除黄二爷死掉几个卒子外,漆匠孙居然没丢一个棋子,却被将死!“再来一局,再来一局!”漆匠孙不服输的嚷道。几局下来,漆匠孙甘拜下风,拜拜黄

夏夜凉风习习时,村东头的“水井包”下就聚拢了一群村民,大家自发的腾出块地儿,在昏暗路灯和皎洁月光映照下。黄二爷和漆匠孙就排开架势,对弈起来。周边人可都是屏息凝神,有的在研究着黄二爷下棋的路数;有的在预判着这棋局的输赢;有的摇风打扇,给黄二爷和漆匠孙扇点凉风。罗二叔忍不住嘟咕着,“这是什么棋,开头不走当头炮,大局一下倾头倒,居然没有动马和口,这?”!“开头炮,杀意浓,动口动马,对人不尊重,下棋不要一直想着要对方老爷,输赢都不重要。”黄二爷捻了捻为数不多的几根粗子须,朝着罗二叔说道!大伙儿又渐渐安静了下来,静观棋局的走向!“拍照,快,这是我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的,重炮夹双马,还双口护航。”不知是谁突然嚷起来,看懂了棋局的也称赞不已。贴身细看,除黄二爷死掉几个卒子外,漆匠孙居然没丢一个棋子,却被将死!“再来一局,再来一局!”漆匠孙不服输的嚷道。几局下来,漆匠孙甘拜下风,拜拜黄

主角

赵增倩

偶有时刻,抛却快节奏生活频率下滋生的喧嚣浮泛的思绪,便想阴郁笼罩后雨打芭蕉般来个自然而然的思维的浓缩。哪怕是记录下几个轻俏的片段吧,也是很满足的。

但总是被一些懒惰的因子给阻拦着,还好还能尽力地去拜读。以至于,拿着书吧,正在沉迷的时刻,不知不觉走过原本的驻足点,在毫无觉察的思维缝隙里,毅然然而地前进,以至于错过,还差点与刷漆的白墙来个罗曼蒂克的亲吻。无妨是额头打包的蹩脚的亲吻。兴许在旁人眼里还是有什么正事的大义凛然地走过,好比赴死的悲壮,在心里还奏着轻快正义的歌谣。一曲滑稽的小曲儿终了,却是恍然大悟地奔回,悻悻然耷拉着脑袋,也许只是思想着这般的狼狽,权当他人未曾发掘的“惊喜”,匆匆坐下。似乎回到原位,就可当这可爱的一切从未产生发酵过。但事后回想,嘴角不免荡漾起一份偷偷的笑意。

这一份沉溺也很好,在我读完《主角》之后。一代秦腔大师,终其一生都被人标榜着“傻”的名号,仿佛旧社会里高贵的封赏。而我这样,不是也有几分傻的韵味在其中了呢?痴和傻,本是艺术的最高境界。恰似梵香油以继晷,恒兀兀以穷年。如忆青娥,历经百态苦,譬如环境逼仄、旁人冷眼,在勾心斗角里煎熬、他人嗔痴爱恨里挣扎,但却始终如一:难抛却浮名美誉,无关曲意逢迎,只将一颗痴心,全然融进“唱念做打”的重复练习。年少被冠污名遭排挤,中年遇人不淑,外界的污浊、内心的纯净,意外地促成她成千上万次卧鱼和吹火,循着笨方法死守信念的阵地。不计无数的隐忍与坚毅、苦难的打磨,终于让她不朽。甚至胡三元,一辈子都在鼓槌与鼓之间存活,消停下来就是要命,所以他鼓槌着也喧闹了一生。一个铁骨铮铮的“硬汉”形象,很有海明威的风格。这是一个很“轴”的人,怼对手从不背地里,认定的绝不更改,任凭外界诋毁,所以很牛气、很有个性。敲得实在有力量,往往承担着救场的作用,有本事,也有脾气,从不服输,即使最终灰头土脸,骨

子里的坚毅也毫不褪色。傻吗,我觉得并不。秦娥是千里马,而剧作人好比伯乐。知音难觅,剧作人为演员写戏,一生一两场,每场都惊心动魄、呕心沥血。他们都是同一类人,为自己所热爱的付出一切并且坚持着闪闪发光的人。千里马是珍稀宝藏,而伯乐往往可以锦上添花。人物是大师,导演这一场场剧幕的作者更是大师。作者的语言功底更是深厚,文白相间、气势混成,让我得以从自苍凉中感受伟岸,自苦难中看到期待。主角伴随剧终、幕落,终究食得凄凉的恶果。好在总有崭新的更生、鲜活而汨汨而出的生命力。一前一代人的谢幕,总是为后一代人的出场。我们的传统才得以流传为经典,美好才能一直被供奉与精心雕刻。总有活水的新源流,这便是最好的成全。于是秦腔后继有人。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,不止剧中,书里,我们身边,何处不是舞台。

每个人身边,主角和配角,总是打着镁光灯,高光或低沉地出场。镜头聚焦时惹人眼红,手捧花的芬芳引人流连,主角的风光我们会仰望;冷落时彷徨,黑暗中迷茫,配角的努力我们不曾关注到。但围绕主角的那些残忍撕扯、争夺捧杀,配角的平凡自在、悠然自得谁又能看到,角色总是不艺术中独有的生命映像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由自主扮演者,时时更迭着。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,但我们永远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,生命中那么多的遗憾与期盼,并不能尽力补充或实现。

而“古人不见今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离合悲欢如此凄凉,又如此美好,恰如文学、戏剧要探索的吊诡与无常,古往今来皆深刻。作者作品的用意,不在于前台的璀璨展览,而在于心系幕后的人物焦苦。不论是《装台》,还是《主角》,作者悲天悯人的入世情怀,总是迷雾里的一盏指引明灯,救济苍生,以文字,以人文关怀,来触动读者的心灵。这很温暖,也很伟大。因为人老了,书还年轻。一代代人,总能无数次受到前人的精神感召,砥砺前行。一个人。一个人。再再勇敢地扬帆,再热烈地狂奔。



《李花》

何丽蓉 / 摄

从此没有人叫我双儿了

康双喜

我五十元钱做为零花钱,这是外婆唯一一次给我钱花,以至于弟弟为了这事计较了很久。我们那个年代长辈没有给红包这一说。外婆身体一直很硬朗,一直是独立生活,后来我去外地打工去了,偶尔给三姨打电话询问一下外婆的情况,三姨告诉我现在外婆跟着他们搬去福田镇上一同生活了,偶尔母亲也接外婆去我家住上一段时间,但是老人家在我们家住不习惯,总是玩过几天就闹着要回去。

2008年,我失业在家闲着,外婆去了我们家小住了几日,记得特别清楚是5月12日那天,我、我妈,还有外婆一起坐在屋里,突然房子晃了几下,外婆吓坏了,以为是自己得了什么急症,慌忙地跑到母亲的床上去躺了会,一会儿之后,我看到新闻是汶川地震了,外婆才起床,之后我们去接她去家里小住,她都很少去别人家了。我曾经问过外婆为什么不去家里小住了,她

告诉我说自己年龄大了,哪天走都不知道,就不去别人家住了,免得给别人添麻烦,在家也自在些。

2016年,我从深圳回到巫山准备创业,在县城参加一些创业前期的准备工作,没有去看望外婆,有一天表妹打来视频,说“嘎嘎”听说你回巫山了怎么没去看她,在视频里我见到了两年未见的外婆,没说几句,她说她视力不好,看不到手机上的画面。没想到的是,这次视频成了我和她祖孙二人的永别,当我再次见到她时,她已经冰冷地躺在了棺材里。

十一月的一天,我正在参加一个培训会,表妹打来电话。我挂了,连续打了几个,我感觉不对,悄悄地走出会场,正准备回拨回去,表妹又打来了,我连忙按下接听键,电话那头就说“哥,你在那?嘎嘎走了。”我以为听错了,反问“什么?再说一遍?”我连续问了三遍,表妹也连续回了三遍,嘎嘎走

了。我才确信没有听错,这是真的。其实我多么希望我听错了,但是事实就是事实,心一下子凉了,身体一直硬朗的外婆,没有丝毫的征兆,没有来得及叮嘱我们一下就走了。走得如此匆忙,这么多后人都没有送到外婆的终。这也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遗憾。根据外婆生前遗愿,将外婆安葬在老家铺子垭,和她生活一辈子的地方一起长眠。从此,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叫我双儿了,听外婆一声双儿不管自己年龄多大,都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乳臭未干的孩子。

(作者简介:康双喜,龙溪镇人。一个被上帝特别关照的大男孩,自由职业者,向往诗和远方,喜欢用相机和文字记录生活。)

